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綱鑑易知錄



第七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卷之六

竹部品名及用途

百葉圖
卷之六
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卷七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三)

哲宗皇帝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闕詞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質實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者無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

者一何幸焉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

見卷六

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

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

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

不得以申韓

見卷二

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

得引用王氏字說。

見同經義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

士陳師道爲徐州

今江南徐州

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

日不炊。晏如也。熙甯

神宗年號

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

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釐

離也

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

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尙書左右丞。○六月。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

秋

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

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

見卷六

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

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見卷六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

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

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

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

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

可不知乎。翊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

王存抗聲
簾前
蘇軾玩侮
程頤

元祐三黨

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西

京洛陽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南黨蜀

黨朔今直隸朔北也虞書宅朔方曰幽都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

軾爲首而呂尙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

是時熙豐熙豐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雖上陰伺間諫隙而諸賢不悟

各爲黨比以相訾子○議惟呂大防秦人慙撞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

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

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

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爲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說懇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

攻訐求其不權小人之禍善亦難矣觀於此罷右司諫賈易國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

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

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同

君子自相
攻訐
程蘇交惡

胡宗愈君
子無黨論

呂公仁者之勇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前世已然之禍

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綱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卷六綱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綱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尙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

呂范同心
戮力

講學以治
心養性爲

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固大防朴厚。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法。比隆嘉祐。仁宗年號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太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淹仲與韓琦富弼同慶歷。仁宗年號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卷見六。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卷六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

見卷五

公呂公著卒。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

去聲。哭也。

奠。贈太師。封申國。

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

昌公著服
王安石
立經義詩
賦兩科
罷明法科

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量也。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者。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綱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綱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綱尙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

范祖禹諫
難講鑑

范祖禹先
事之戒

蔡確車蓋
亭賦詩

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
題。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
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
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
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俗作覓乳媪。以帝年
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
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
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無益。陛
下甯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南安州府嘗遊車蓋亭。在德安府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治湖

廣漢陽府

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

位武后事。

見卷四

以斥東朝。

太后朝

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

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

諍

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

今廣東道

純仁

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

真宗年號

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過自不免。

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

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

別駕新州。

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

安置。確至新州。未

幾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

難辨。過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

乃出知潁昌府。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寧府

以趙瞻同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

琦子

許將爲尙書左右丞。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

冬十一月。以孫

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

見卷六

之俘。

字

詔以米脂等四砦界

祕

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

俱見卷六

安疆。

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

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文彥博致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

夏以四砦還

謝公宴餞
玉津園

謫公天下
異人

實繫君子
小人消長
之機

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

仁宗年號

建儲之議

見卷六

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

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

見卷六

山南西道

治陝西漢中府

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

宴餞於玉津園

見卷六

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

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

見卷六

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

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圖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尙

書左丞。圖夏四月。孫固卒。圖固宅心誠粹。

歲

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

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

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圖秋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

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圖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尙書。梁燾權給事

中。駁之。改知亳州。

見卷六

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

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

王安石呂惠卿

黨中。始終反復。今之進用。實繫

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

行罷黜。累疏不報。熹等因力請外。乃出熹知鄭州。見卷六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

崇福宮。見本卷上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熹等。蘇軾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

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飛語。見卷五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

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

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見卷五造作諸法。新法也上逆天意。下

失民心。今二聖太后及帝因氏所願。取而更耕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

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

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

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利之。調停之

說遂已。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處於羣陰成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也。潤甫

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尙書右丞。王

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

調停
蘇轍諫用
安石之黨

龜髮戒於
一陰方生
之時

楊康國論
蘇轍

王巖叟納諫兩宮

日食大水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張儀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

橫宏。擲闔見卷一。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

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

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

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

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

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

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綱夏五月朔。

日食。綱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綱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綱初軾

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

復劾軾元豐神宗年號末在揚州。今江蘇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

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今江南君錫知鄭

州。見本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見卷六尋改知揚州。冬十一月。罷劉

摯知鄆州。見卷六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

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

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

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覲記也後福。遂罷摯知鄆州。

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

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見卷六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堯俞重厚

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

素與王安石善。熙寧神宗初。自知廬州。今江南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

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侍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

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

字。堯俞。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

鄭雍楊畏
附呂大防

傅堯俞不
設城府

傅欒俞金
玉君子

蘇轍祖伊
川

蘇氏兄弟
相繼擯願
始備六禮
立后

高太后遠
識

臣曰。傅侍郎深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石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旣而罷之。**頤**服闋。**終**服。

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擬除館職。館閣之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

差管勾。構崇福宮。見卷六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

馬光。呂公著。見卷六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

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頤**在經筵。而蘇軾以不近人情譖。茲者頤直祕閣。而

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擯願。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羣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

而遇君子。則道同志合。其利斷金。心兮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馳。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故大善既而罷之。以

致其惜之之意焉。**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今直隸廣平府。人馬軍都虞侯元之

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

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

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與禮官議册后六禮。奉迎。

發册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册爲皇后。太皇太后語

此人當之。**綱**五月。王巖叟罷。

出知鄭州。

綱六月。以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

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綱**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

侍讀。

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

綱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罷。**綱**燾以疾罷。燾自立朝。

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見卷五。

乘時而發。

梁燾薦士錄。桃李不向人開。

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

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

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綱**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

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

數郡同日
水
太皇太后
高氏崩

女中堯舜

范祖禹哲
宗親政疏

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太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綱**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綱**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國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照黜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回**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平聲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綱**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院等復入內給事。**回**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閑乘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